

大作家·短篇小说

双语阅读

城事

婚姻篇

MARRIAGE STORIES
BY GREAT WRITERS

(英) 托马斯·哈代等 著
戴灿宇 朱湘军 主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

大作家·短篇小说

双语阅读

城市

婚姻篇

**MARRIAGE STORIES
BY GREAT WRITERS**

(英) 托马斯·哈代等 著

戴灿宇 朱湘军 主译

康翠莲 肖迪月 张俊 参译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

北京 BEIJ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? : 大作家·短故事婚姻篇 : 汉英对照 / (英) 哈代 (Hardy, T.) 等著; 戴灿宇等译. —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3.8

(大作家·短故事双语阅读)

ISBN 978-7-5135-3549-6

I. ①城… II. ①哈… ②戴… III. 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②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6076号

出版人	蔡剑峰
项目策划	文雪琴 徐 宁
责任编辑	田 娜
执行编辑	张艳萍
装帧设计	赵 欣
出版发行	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(100089)
网 址	http://www.fltrp.com
印 刷	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35-3549-6
定 价	20.00元

购书咨询: (010)88819929 电子邮箱: club@fltrp.com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

联系电话: (010)61207896 电子邮箱: zhijian@fltrp.com

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

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: (010)88817519

物料号: 235490001

目录

圣诞树与婚礼	1	费奥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
一段小插曲	13	托马斯·哈代
忠诚的心	57	乔治·莫尔
无可挽回	73	埃拉·达西
不懂事的侍者	99	J. M. 巴里
智慧树	129	亨利·詹姆斯

CONTENTS

The Christmas Tree and the Wedding	153	<i>Fyodor Dostoyevsky</i>
A Mere Interlude	167	<i>Thomas Hardy</i>
A Faithful Heart	223	<i>George Moore</i>
Irremediable	243	<i>Ellä D'Arcy</i>
The Inconsiderate Waiter	273	<i>J. M. Barrie</i>
The Tree of Knowledge	305	<i>Henry James</i>

费奥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

圣诞树 与婚礼

几天前，我见识了一场婚礼。唉，说来话长，我还是给你讲一讲圣诞树吧。那场婚礼，自是棒极了，我非常喜欢，但是婚礼中有一个小插曲却更加玄妙，令人玩味无穷。我不明白为何看到这场婚礼会使我想起圣诞树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恰好在五年前，一个除夕夜，一位在商界地位颇高的人邀请我参加一个儿童舞会。此人社交广泛，人脉甚广，极具心机，灵通八面。所以，那次舞会，与其说是儿童舞会，不如说只是父母们为自己相约而聚所制造的一个借口而已，借此聊聊和自己攸关的那些事情。

那场舞会，我仅是一个局外者，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值得嚼舌，整个晚上我都不用与别人搭讪。舞会上还有一位绅士，和我一样，光临此地纯系偶然。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他，他的外表看起来并不像出身高贵的人。他身材颀长，面容清癯，神情肃穆，衣着讲究。很显然，他对这种家庭活动毫无兴趣。他一走到房间角落里，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，一道浓眉也随即紧锁起来。除了这儿的主人，他谁也不认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其实无聊已极。然而，他勇气可嘉地坚持扮演了一个尽情享受的角色，直到最后一分钟。后来，我了解到，他来自乡下，这次来省城是为了处理一桩伤透脑筋的生意。他怀揣一封介绍信来拜见我们的主人，而我们的主人虽然承诺予以关照，却一点也不热心。他邀请他参加这个儿童舞会也仅仅是出于礼貌而已。

人们既不和他玩纸牌，也不请他抽雪茄，更没人与他搭话。或许舞会上的人们大都慧眼独具，隔着老远便能根据羽毛的优劣识别

出鸟类的尊卑。因此，这位绅士整个晚上都无所事事，只得一遍又一遍地捋着胡须打发时光。他的胡须是很漂亮，不过他捋得这么勤快，让人觉得这个世上是先有了胡须才有了人，而人的临世，只是为了抚弄胡须而已。

还有一位客人也引起了我的兴趣，然而他完全是另一种类型。他是一位名流。人们称他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。仅从第一眼，人们就能看出他是一位贵客，他与主人的高下关系，就相当于主人之于那位抚弄胡须的绅士一样。主人夫妇在他面前谦卑恭顺，蜜语甜言，唯恐服侍不周，专心致志地博取他的好感，不断将客人带到他跟前介绍，而绝不将他带到任何人跟前介绍。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感言道，他极少度过如此美妙的夜晚，此言一出，我看到主人的眼中泪光闪烁。不知为何，我开始对这位大人物的出现感到厌恶，于是，同孩子们（其中五个特别胖的正是主人家的孩子）逗乐一阵后，我去了一间小客厅。那儿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便坐在最靠里的暖房里，这间暖房几乎占了整个客厅空间的一半。

孩子们颇为可爱。他们顾不得母亲们和家庭教师们的谆谆教诲，坚决拒绝他们那样的循规蹈矩，一眨眼工夫，圣诞树上的礼物就被抢光了，连最后一颗糖果也不放过。他们还没弄清楚玩具到底属于谁，就将一半的玩具成功地玩坏了。

其中有一个极其漂亮的男孩子，黑眼睛，卷头发，一直不依不饶地用小木枪指着我。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姐姐，十一岁上下，长得就像丘比特那样可爱。她有着一双梦幻般的圆圆的大眼睛，

十分恬静，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。她好像是被其他孩子欺负了，便躲进了我所在的那间屋子，抱着娃娃独自坐在角落里。

“她的父亲是个无比富裕的商人，”客人们用啧啧赞叹的语气接头接耳，“已经准备了三十万卢布给她做嫁妆。”

我回头看向那些人时，但见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此刻正静静地站着，双手反背，侧着头，全神贯注地听着。

我真是钦佩主人发放礼物时所表现出来的精明。那位有着巨额嫁妆的小姑娘得到了最漂亮的娃娃，而剩下的礼物则根据父母们的社会地位依次按价值发给孩子们。最后一个小孩是个十来岁的小家伙，生得很瘦弱，一头红发，满脸雀斑，得到的是一本讲大自然的小故事书，一点儿插图都没有，哪怕是动物的头和尾巴的截图。他是家庭女教师的孩子，女教师是个可怜的寡妇，而她的小男孩穿着一件很寒碜的淡黄色的小夹克，战战兢兢，惶恐不安。他拿着那本自然故事书，慢慢地围着其他小朋友的玩具转悠。看得出，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玩一玩那些玩具，但他不敢。很显然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。

我喜欢观察孩子，喜欢观察他们竭力逞强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个性。我发觉其他孩子的礼物对那个红发男孩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尤其是那个玩具剧场。他渴望加入其中，于是决定去奉承其他孩子。只见他露出微笑，和他们玩耍起来，把仅有的苹果递给了一个胖嘟嘟的、口袋里早已塞满了糖果的淘气鬼，甚至还让一个孩子骑在自己身上，玩起骑马的游戏。他做这一切，不过是希望能一起玩那个

玩具剧场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顽皮的小孩忽然蹿到他背上，乱捶乱打。他不敢哭出声来，女教师赶紧过来叫他离开，不要打扰其他小孩玩游戏。他只好慢吞吞地走开，来到了我和小女孩呆的屋子。小女孩让他坐在自己身旁，俩人开始忙着给昂贵的娃娃打扮起来。

约莫半个小时光景，我坐在暖房里打起瞌睡来，半醒半睡地听着红发男孩和嫁妆美人的童言趣语。这时候，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在孩子们嬉闹的掩护下悄悄溜出了大厅，突然闯了进来。从我所在的那个僻静的角落里，我恰好看到，他刚才与那个刚刚认识的嫁妆美人的父亲作了好一阵热切的交谈。

这时，他静静地站着，若有所思，喃喃自语，手指头不停地掰着，好像计算着什么。

“三十万，三十万，一千一，一千二，一千三，一千六……五年时间内，假设年息百分之四，五乘十二得六十，六十再……五年以后总额可以达到四十万。嗯，嗯，但是那个精明的老狐狸不会只满足于百分之四的利息，他也许想得到百分之八甚至百分之十，假设是五十，五十万，至少有这个数，肯定的，这还只是零花钱，嗯。”

他擤了擤鼻涕，正准备离开这间屋子时，突然一眼瞅见那个女孩，顿时停下了脚步。我因坐在暖房的植物后面，没被他发现。他此刻激动得全身发抖，想必是刚才的一番计算使他如此这般吧。只见他搓搓手，来回地踱着跳跃的步子，情绪越来越亢奋。终于，他



战胜了自己的情绪，从亢奋中平复下来。他朝那个未来的新娘投去了坚定的目光，想径直朝她走去，但又四周顾盼了一番。然后，好像于心有愧似的，他踮着脚尖、面带微笑朝女孩靠过去，弯下腰亲了亲她的头。

他的到来出人意料，女孩不禁发出一声尖叫。

“亲爱的小家伙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”他低声说道，一边向四周张望，一边拍拍她的脸颊。

“我们在玩。”

“什么，和他一起玩？”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说着，斜瞥了女教师的儿子一眼，冲他说道，“你应该去客厅里呆着，小鬼。”

男孩默不作声，抬起头来，瞪大双眼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。这时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又小心翼翼地巡视四周，然后弯下腰，对女孩说道：

“我亲爱的宝贝，你拿着什么呀，娃娃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女孩有点胆怯，皱了皱眉。

“娃娃？小宝贝，那你知道娃娃是用什么做的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先生。”她低着头小声答道。

“小宝贝，它是用碎布做成的。”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转眼恶狠狠地瞪着男孩，“你，臭小子，回客厅跟那帮孩子一起玩去。”

两个孩子都皱着眉头，他们紧紧地抓住彼此，不愿意分开。

“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送你这个娃娃吗？”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问道，声音越来越低沉。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因为这一整周以来你都表现得很好，非常好。”

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说着说着，早已身不由己，激动异常。他再一次窥视四周，兴奋不已又焦躁不安地以几乎弱不可闻的声音说道：

“如果我去拜访你的父母，你会爱上我吗？我的宝贝？”

他想要去吻那个甜美可人的小家伙。红发男孩见女孩都快哭了，便抓住她的手，同情地大声啜泣起来。这可惹恼了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。

“滚开，滚！去别的屋子里和你那帮小伙伴们玩去！”

“我不要他走，我不要他走，你才走开！”女孩大声喊道，“别碰他，别碰他！”她的声音里带了哭腔。

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闻声一惊，旋即挺直腰板，恢复了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情。红发男孩更是惊慌失措，迅速放开女孩的手，贴着墙边，穿过客厅，逃到了餐厅。

为了避免引起注意，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也悄然来到餐厅。他脸涨得通红，活像只煮熟的龙虾。镜子里反射出的自己的那副尊容，似乎使他觉得很尴尬。也许他为自己刚才的冲动和急躁而感到懊悔吧。发财的盘算刺激着他，使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像一个情欲难耐的男孩一样，奔向一个发泄的对象，尽管这个对象要成为真正的对象还需要五年时间。我尾随这位可敬的人来到了餐厅，在那里又目睹了一场好戏。此刻，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的脸涨得

通红，气恼加怨恨，使他凶相毕露，开始威胁起红发男孩来。只见他步步逼近，男孩步步后退，直到无处可退，惊恐得不知道能往哪儿逃。

“滚出去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滚，我说你这个废物，你想偷水果吗？噢，明白了，偷水果呢！滚出去，瞧你这满脸雀斑，滚到你同伴那儿去！”

小男孩吓坏了，绝望之中他只好飞快地钻到桌子底下藏起来。此时的施暴者，早已情绪失控，狂怒不已，竟掏出自己大大的麻布手帕作鞭子，对着男孩一顿抽打，想把他从桌底下赶出来。

各位看客，我在此应该说明，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本是个臃肿肥胖的主儿，块头大，营养充足，面色红润，大腹便便，两个粗壮脚踝活像圆滚滚的坚果，经这一通折腾，他已是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了。对男孩的厌恶（也许是嫉妒）如此强烈，使他无法自己，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子。

我开怀大笑起来。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回头一望，对我的大笑疑惑不解，很显然他此刻忘记了自己尊贵的地位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的主人从走廊对面走过来。小男孩从桌子底下爬出来，拍打着膝盖和手肘上的灰尘，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急忙将挥舞着的手帕一收，转而装作正在揩拭鼻子。主人疑惑地打量着我们三个人，作为一个通晓世故并懂得随机应变的人，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，一个能抓住这位贵客并能从中有斩获的机会。

“这就是我给您提到过的那个男孩，”他指着红发男孩说道，“我

谨此冒昧地代他请求您的善意。”

“啊？”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应了一声，还没完全回过神来。

“这是我们孩子家庭女教师的儿子，”主人以恳求的口吻继续说下去，“她是个可怜的寡妇，丈夫以前在政府里做事，人很诚实。所以，要是您能办得到的话，您可否……”

“办不到，绝对办不到！”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急忙喊道，“你得原谅我，菲利普·阿列克谢耶维奇，这种事情我无能为力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没有名额了，就算是有的话，也有上百个比他更为合适的候补对象，我很抱歉。”

“真遗憾，”主人答道，“他可是个安静温和的好孩子。”

“要我说，他是个顽劣的小流氓。”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嘲弄地说道，“走开，小东西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，找你的同伴玩去。”

他此刻难以自控，也斜了我一眼，我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直冲着他的脸，大笑不止。他回头望着主人，以我听得到的声音询问主人，这么个怪异的年轻人到底是何许人也。他们相互耳语着，双双离开了房间，全然没有理会我的存在。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随后也去了客厅。在那儿，只见那位贵宾身边围满了人父人母及主人夫妇，而他正神情急盼地与一位显然是刚刚认识的夫人交谈着。那位夫人牵着刚才那个富有的小女孩的手，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对小女孩极尽赞扬之能事，赞美着她的漂亮、聪慧、优雅和良好的教养，并竭尽全力恭维孩子的母亲。母亲听得

10 泪花盈眼，父亲则听得笑逐颜开。



现场的欢乐迅速蔓延开来，感染了在场的人们。为了不至于干扰大人们的交谈雅兴，连孩子们的游戏都被制止了，满屋子沉浸在一片啧啧赞叹声之中。那位价值连城的女孩的母亲，此刻满怀深似海洋的感动。我听到她以精妙绝伦的礼貌用语，询问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是否可以择日光临他们的寒舍。这对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来说正中下怀，他激动万分地接受了邀请。

客人们旋即又礼貌地四散开来，纷回各处。我听到他们以崇敬的声调赞美着那个商人和他的夫人，也赞美着他们的女儿，尤其是赞美着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。

“他结婚了吗？”我向一位朋友大声问道，他就站在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身旁。

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怨恨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没有。”我的朋友答道，为我的轻率设问而大吃一惊。其实我是故意的。

不久前，我路过一个教堂时，正赶上了一场婚礼，那里人头攒动，围观人数之众令我震惊。那天天色阴郁，小雨刚开始淅淅沥沥落将下来。我穿过人群挤进了教堂，看见新郎是一个圆滚滚的小个子男人，他营养充足，大腹便便，穿着上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。他四处张罗着，指挥着别人干这干那。终于，消息传来说新娘来了。我从人群中挤到最前面，果然看到一位黄花年少的绝色佳人，但她青春的花蕾似乎尚未完全开放。佳人面色苍白，神情忧郁，一派茫然。我恍惚看到她的眼睛因为刚哭过而显得红肿。她那端庄的面部线条给她的美

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气韵和高雅。但是，透过那份气韵和高雅，透过写在脸上的悲伤，我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稚气与天真。那份难以言表的纯真、尚未定型的青春特质，似乎在无言地恳求着人们的怜悯。

人们说她只有十六岁。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新郎，突然认出，他不就是五年来我一直没再见过的朱利安·马斯塔科维奇吗？我转眼再看新娘——我的天呐！我忙不迭地从教堂里挤了出来。人群中窃窃议论着新娘的富有——她的嫁妆足有五十万卢布——如此之多，而且还仅仅是零花钱。

“这么说他还真没算错。”我一边想一边奋力地从人群中挤到了大街上。

戴灿宇 译

